

红色追踪

李先念的马槽

茂声

李先念,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,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,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。

在南征北战中,李先念曾两次到过光山。第一次是担任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书记、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时,于1943年10月,带警卫部队到光山检查工作,在文殊乡

东岳村杨湾村民组住过10多天。第二次于1944年正月底,再次到杨湾党组织驻地看望农会干部。

在那个战争年代,作为主政一方的军政领导,可谓日理万机,要了解老区基层组织的工作情况,了解民情,要运筹、谋划巩固基层政权,故此,到哪里并不是坐镇指挥,而是尽可能多的接触不同层次的人士,听取不同的声音,为打开工作

局面而奔忙。

在第一次检查工作时,李先念实际上并非住杨湾村民组一个地方,还在王岗村陈下湾一个叫陈模训的农户家住过。陈下湾人祖祖辈辈开明、重大义,见李先念等人到来后,和蔼可亲,不扰民,知道是自己的队伍,于是,陈模训全家齐上阵,腾房的、备饭的,忙碌不停。

白天,李先念外出工作,晚上回到陈模训家,累了一天的

马也该休息补充草料了,陈模训早有准备,并毫不吝啬地将自家谷物、黄豆拿出来掺进草料,以提马的脚力。不仅如此,为保证领导的安全,陈下湾人还自发组织青壮年轮流在村外为李先念一行打更放哨,体现了下湾人的大局意识和朴实情怀。

人懂感恩,马懂感情。马与临时主人短短几天的相处,就建立了难舍难分的感情,在

分别时,出现了感人的一幕,战马先是走到陈模训面前,亲吻他的额头,然后走进马厩,在马槽里嗅来嗅去,许是想再尝尝它可口的“佳肴”,也许是同马槽道个别。到真正离别的那一刻,战马仰脖嘶鸣,表达对陈模训以及对陈下湾人的一片感激之情。

如今,伟人早已作古,战马也早已进入历史,而马槽依然在,成为那个时期的见证。

民俗风情

胡辣汤



(网络图)

妙观

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,信阳也不例外,别具特色的胡辣汤,满是浓郁的豫南风土人情。

汽油桶改成的炉子,坐上一个大瓦盆,粉条、海带,牛肉余成的大面疙瘩,也有鸡肉和猪肉的,像一盆滚动的玛瑙,升腾的阵阵香气飘荡在街道上,路人只要闻上一闻,准保勾得你馋涎欲滴,驻足就座,不来上一碗势必寸步难挪。

现在的人们,喜欢上大酒店海吃海喝,那里就品尝不到正宗的地方风味。大酒店是为身份买单,吃不出地

方特有的风味民俗。大厨们精湛的厨艺,刀工、配菜、火候、调味,如出一辙的蒸煮煎炸炒,一道鱼香肉丝,从北京到南京,从广州到兰州,吃不出别样味道。

具有地方风味的美食小吃,一般都隐藏在城市的街巷深处,满足普通人的食欲,让我等百姓一饱口福。记忆中有这么一家胡辣汤摊位,这里看不到高大上的华丽装饰,就那么几张桌子,低矮的小方凳,讲说着属于这个城市的故事。老板娘是手里操着大勺的黑胖女人,常常无拘无束地喊着粗话,与找乐子

的男人们笑骂着。有时让食客觉得他们豪爽,有时又觉得他们粗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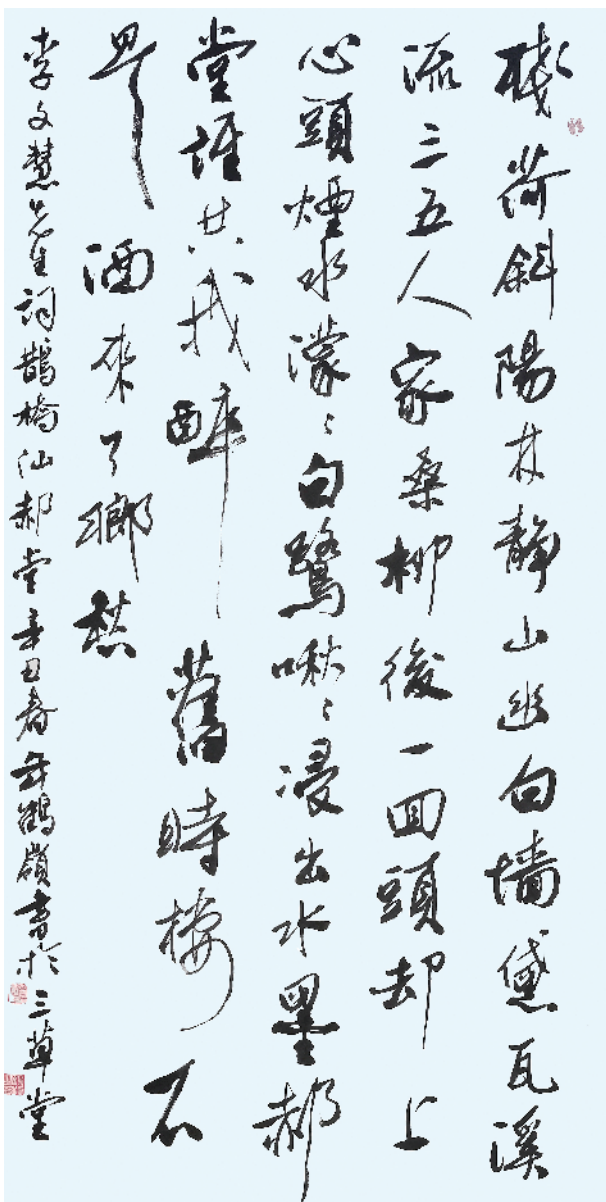
“北风那个吹,雪花那个飘”的夜晚,一对母子蜷缩在屋檐下瑟瑟发抖。十一二岁的儿子,抱着脸色苍白的母亲,瘦小的身躯努力的舒展着,尽量给母亲多一丝温暖。因为饥饿和寒冷,眼光不时朝着热气腾腾的胡辣汤锅瞥去。这一切被眼观六路的老板娘黑胖女人看到,她麻利盛了一碗胡辣汤递过去,母子二人一人一口,汤碗很快见底了。老板娘见状,又操起大勺挂着粉条,滴着汤汁杵过来,手腕一翻,香喷喷的汤溢满粗瓷大碗。

母亲病得很重,得住院,钱不够,父亲着急筹钱去了。老天又下起雪,母子俩只好躲到屋檐下避避。坐在低矮的小方凳上喝汤的汉子,翻出衣兜不多的钱,默默地塞给病妇。黑胖女人把自己御寒的棉被,围在母子身上。病妇怯怯地拉着黑胖女人,呜呜咽咽地说:“大妹子,你们都是好人,让俺怎么报答呀!”

“哎哟,芝麻大点事儿,谁还图你报答。”黑胖女人说。黑胖女人的话有些粗俗,但不贱。

这就是普通的信阳人,心跳的沉稳,血流的热乎。像胡辣汤一样暖人。

书画廊



李文慧词《鹊桥仙·郝堂》

年鹤岭书